

性急的人

李維西



性急的人

才田西



李維西

性急的人

新文藝出版社

• 1954 •

小 說
性 急 的 人

著 者 李 維 西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製 版
大 東 印 刷 廠 印 刷
烈 軍 屬 裝 訂 廠 裝 釘

*

書 號 (580) [I II 91] 本 書 38400 字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20000 冊

定 價 2,8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查 登 號

內 容 提 要

這裏是三個短篇小說。

【死和生】一篇所描述的是山東全境解放時的一個普通農民的遭遇。國民黨杜聿明匪軍向皖北潰逃時擄掠了老農民福海的一頭心愛的小驢。老福海爲了向匪軍索回他的小驢而忍受了無盡的侮辱和奴役。結果小驢被宰殺了，福海從匪軍中逃亡時又被匪軍官擊傷；幸虧解放軍的救護才得脫離死亡的境地。真理的火光照亮了老福海的眼睛。階級的愛和憎在老漢的心裏覺醒了，他在晚年的時候走上了戰鬥的崗位。

【汽車進莊來了】的情節很簡單。它是記述一個供銷合作社按照結合合同給林德農業生產互助組運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故事。

【性急的人】描寫一個可愛的青年轉業軍人——杜懷成，他爲了使自己領導的互助組能換種產量高的【齊大一九五】新麥種，從而推廣到全區、全縣，他爲此而以他堅強的意志克服了許多困難。隨着杜懷成的活動，還展現了目前新農村的可愛的景象。

目次

死和生·····	一
汽車進莊來了·····	三六
性急的人·····	五五

死和生

一

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風雪，在第二天黎明之前停歇了。廣闊的無盡的原野上覆蓋着厚厚的積雪。在光禿的樹枝上，在頹殘的、傾塌的、被煙火燻黑了的、村落裏的矮小的土屋上（杜聿明匪軍逃經這裏時，作了滅絕人性的破壞），都裝飾得一片銀白。太陽已在淡藍的天空中高高升起，看着那無邊的雪的原野，會使人產生一種奇特的安靜的感覺。

幾天以來，已很少聽見砲聲和密連的槍聲了，但這並不是說戰役已經終結，三十萬左右的國民黨的精銳部隊仍舊被解放軍密密地包圍在青龍集、陳官莊……一帶的大小村落裏。

天明以後，支援解放軍作戰的民工運輸團停止了運送彈藥和給養。黑夜的公路和大路上從未封過凍；沉重的獨輪車的鐵箍輪，無數的泥腳和牲口的蹄爪……把黏土路弄得一片泥濘；各種各樣的載重汽車，車頭燈放着耀眼的亮光，照着成團成團的飛舞的雪花，照着緊張、匆忙而極有秩序的人羣，往返於戰地的大後方與小後方之間。

深夜的嚴寒不能凝凍道路。現在，天明以後，我們便可以看見，道路彷彿是幾條黑色的蜿蜒的長蛇，直伸進了遠遠的銀色田野的胸腹。大約離火綫只有三四里遠，在白天，似乎就很難看出這裏是敵我雙方集中了百萬大軍的淮海戰場。

有一條大路上，遠遠地走過來兩個人。他們剛從沉寂的火綫上走來，其中一個攙扶着另一個，走得很慢，歪斜着步子，似乎忍受着極大的痛苦。被攙扶着的是一个五十來歲的老漢，他的體格原來還很健壯，但災難已把他折磨得突然衰老——他僵偻着背，臉孔焦黃、發青，下頰尖瘦，嘴部突出，他的眼眶深而發黑，眉毛痛苦地絞皺在一起，他的左眼下的顴骨上有被刺爛了的一片不算小的創痕，他的左肩上也有傷口，流出來的血水已漸漸凝乾了，他的頭髮和衣服上粘滿泥土，泥巴還未脫落。攙扶着他的

是一個壯年漢子，那人同樣被折磨得羸弱無力。他們拐進了一個小小的村莊。

壯年人把老漢領到他自己的家裏，他的老婆和七歲的孩子一見了他真是又喜、又驚、又難過。國民黨匪軍抓走他已有了十幾天，女人不知道哭了多少次，現在她猜中丈夫一定是逃回來的。丈夫的臉上滿露着嚴厲和傷心的神氣，他甚至一句話也沒有和女人說，就支使她搬草、攤鋪。女人都照做了。

他們在堆置破爛傢具的一間小屋裏鋪好了一張地鋪，把老人扶着躺下來。老人剛剛躺倒，便因過度的緊張、疼痛和疲乏而昏了過去。女人燒來開水，男人掐老人的上唇，拔開他的嘴用匙子舀着熱水一匙匙地往下灌。漸漸地，老人醒來了。壯年人安慰了老漢一陣，勸他千萬放心，安心休息，等着家裏的人來。老人微微地閉了閉眼睛，表示他的深心中已領受了這位患難伙伴的好意，他想說什麼，但是沒有說出聲來，咽喉間哽咽着。他想哭。那個壯年人掖起了兩個冷窩窩，連熱水也沒有喝一口，就匆匆地走了。老漢模模糊糊地想：『我怕不中了！要是我還能活着，我就要好好地做一個人。我要活着，我要報仇，我還要做一點事。』

在戰場的東北面，相離十八里路的光景，有一個仁莊。老漢就住在那裏。他的名字叫田福海。

他是一個好性子、很少生氣的人。他受了一輩子的苦，替地主當牛當馬地勞碌了大半生（直到晚年，他才積攢了一些錢，陸續地替自己置下了七畝地），但他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總之，守本分，不記人過，處處小心，克己讓人——便是他一生待人處事的態度。

十多天以前，國民黨匪軍從徐州潰逃過來。在一天下午，他們來到了仁莊，他們幾乎把每一家都搶到了。就在這一天，福海的一頭小驢被搶了去——這是他最心愛的一頭小驢。最初，福海求告着，但沒有結果，甚至還挨了打，於是他就只有暗暗地跟着去了。

他當然沒有料想到這一來却替他預伏了一個可怕的災禍。

匪軍的軍官沒有放過他，在他的肩上，立即放了一個六十多斤重的挑子。匪軍軍官還把一匹壯馬所馱的東西轉放在小驢的木鞍上，幾乎把那個可憐的畜牲壓得一步也不能移動。——這個軍官和他的姘婦的財產，人們自然可以猜想到是從哪裏來的。

福海就這樣夾雜在匪軍的『隊伍』中了。但是，怎麼能夠相信這是『隊伍』呢？簡直是一羣烏合之衆——陷於一種極度混亂的狼奔豕突，喪魂落魄的掙扎與喧囂之中。坦克車、裝甲車從步兵中擠過，碰傷了的、軋死了的隨處可以看見；匪酋們的汽車夾雜其間；兵士們不安的竊竊私語，女人和孩子（那些中、下級軍官的家屬）的怨咒和嚎哭，軍官的大聲呵斥，騾馬的嘶鳴……鬧成一片；一聲驚懼的喊叫，一個小小的紛擾就會波動全軍；而在公路兩旁則隨時可以看到焚燒着的各式各樣的美造汽車，它們一有小小的故障，即被扔棄；騎兵暗自驕傲地急奔，從麥地上繞道趕到前面，砲兵耽心會和大砲一齊當俘虜。

福海擔着挑子，緊緊地跟定了小驢，他被推過來撞過去，弄得昏頭昏腦。他忍受着各種各樣的斥罵，他點頭，陪笑，遮擋着打過來的皮帶和拳頭。他看着那小驢，小驢

發怒地直甩着牠那細細的尾巴。

這種混亂的局面繼續得並不太久，忽然安靜下來了。大約在夜晚七點鐘左右，解放軍猛烈的砲火便從西南方排射過來，截斷了匪軍的逃路。

匪軍們散佈在大路兩旁的田野裏，聽着砲聲，看着火光，不安地沉默着，靜等着上面的命令。福海也放下了挑子，蹲在大道旁，他飢餓、口渴，尤其想吸煙。摸了摸煙袋，記起它還放在家裏的鍋台上。於是，他又記起他的老伴和他的十七歲的兒子了。他現在是這樣的焦急。『真愁人！』老漢想：『我只顧着小驢，却把他們扔下了！』他有些懊悔他不該跟着來。他把手緊縮在袖筒裏，驢子的撇繩套在胳膊上，蹲在那裏呆呆地嘆着氣。半點鐘以後，軍官的勤務兵叫着『老傢伙』走了過來，把他帶進了一個小小的村莊。

在莊裏，軍官已經找到一間半坍了的小屋，臨時把自己和他的姘婦安頓好。他叫把東西卸下，由勤務兵搬到破屋裏去。這個矮小乾癟的像沒有發育好的孩子似的匪軍軍官正在咆哮如雷，來回急走。他的姘婦疲累已極地坐在兩束乾草上，連日的奔逃

把她弄的又瘦又醜。她正在哭泣。

『住嘴！臭婊子！』軍官停了下來，像孩子打仗似的，揮着那瘦骨嶙嶙的拳頭，威嚇着。後來，他繼續急走，重複地申述着決心，好像連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們要突圍！突圍！我們是國軍的頭牌隊伍。頭牌……敵人吃不了，吃不了我們！吃，吃不了……』

福海老漢悄悄地站在屋門口的黑影裏，他要進來又不敢。軍官掉轉身看見了有一個人，在燭火下看不清是誰。他惡聲地問：『哪一個？』福海還沒有來得及回答，軍官兩步就跨到了門口，他看出是一個老百姓。

『滾出去！你找誰？』

『我，我是……』

軍官記起來了。

『你有什麼事？』他沉住氣問。

『求官長准俺回去。』

『你爲什麼要來？來了，就不准回去。』

福海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是好，他連連拱手，半屈着膝蓋。

『饒我這一次！官長，家裏有老小，沒有吃的，要趕腳掙點糧。』

軍官又一次勉強捺住了自己的性子，並且僞裝同情（其實他仍舊是滿臉的兇惡和冷酷）。

『我可以准你回去，可是八路軍的大砲要轟碎你的老骨頭——你沒有聽見大砲響嗎？還有，你是從國軍這邊回去的，八路軍要活埋你，說你是奸細！』

『官長，死就死在外邊——不能，八路軍不能……』福海正尋思到這樣講法不妥當，臉上已狠狠地挨了兩下。軍官沙聲地叫着：

『勤務兵，帶下去，看好他不准走！』

福海被趕到門外去了。他把小驢拴在一棵小槐樹上，自己則躬身在一座小土地廟的遮簷下躲避寒氣。

土地廟差不多只有普通豬圈的四分之一大。黑夜的寒氣逼人，他蜷縮着。沒有

吃，甚至連熱水也沒喝到一口。雖然很疲勞，但他總睡不着，想起家小，又冷又餓。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個老年人在神像前跪下來，禱告着。他的手扶在冰冷的磚砌的香台上，眼淚滴在上面。更深夜靜，砲聲顯得更響了。兩個馬伕抱着兩大筐草料從他身邊走過，在不遠的地方停下了，那裏靠牆角拴着幾匹馬，福海上去想討一些草料給他的。小驢，馬伕揮手把他趕走。下半夜了，福海又悄悄地偷跑了過去，馬伕已經睡熟，他從頭上摘下毡帽來，裝了滿滿一帽子的草料。然後，他雙手捧着它，蹲在小驢跟前，冷氣像無數根尖細的針芒，扎得他的手和頭又疼又麻木。小驢貪婪地大口地咀嚼。可憐的畜牲高興得搖着頭，轉動着耳朵，噴着鼻子，鼻子的暖氣輕輕地噓到了福海的手指上，這老漢心上的憂愁的重負暫時減輕些了。

三

匪軍不知是突過了幾次圍，白天和夜晚，曾經有過好幾次猛烈的砲戰。僅僅有過一次，匪軍向前移動了三、四個莊子，但馬上又被壓了回來。隨後，他們就變得不敢動

彈了。

包圍圈中的杜聿明指揮部，下令要修一座小飛機場，時間規定得特別緊迫，於是苛重的苦力負擔就又落在那些沿途被抓來的老百姓身上了。福海自然也沒有例外。

十多天以來，由於飢寒交迫（他們每天只能吃到兩餐水溝的臭水煮成的稀飯湯，後來連這個也吃不飽了；黑夜，他們露宿在一無遮掩的原野上，連什麼蓋的都沒有），特別是精神上所受的無盡的磨折，這些無辜的人已經變得加倍衰弱。惡性的流行感冒到處蔓延，不用說，是不會有什麼醫生給醫治的；甚至連開水也喝不到一口。不少人曾經想着偷跑過，也有不少人曾經羣起反抗，但結果一多半都被扣押起來，起初是槍斃，後來就乾脆用刺刀戳死或是活埋了。——垂死前的匪徒變得更加瘋狂，更加兇惡和殘酷了。

第一天的苦役，不停地繼續到十個鐘頭以上，當人們像囚犯一樣地被押解下來時，天已漸黑。

喝了半瓢稀飯湯，福海又走進小廟裏蜷伏了下來，他週身酸痛，好像大病前所感

受到的那樣。他緊緊地裹了裹身上的小襖，剛想休息，却又想起了他的小驢。十多天以來，這畜牲只靠福海偷一點草料給牠吃，肥膘掉了一多半，現在福海想到牠又該餓壞了。他睜開眼睛，努力透過黑暗去看那拴驢的地方，那裏似乎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一點響動，老年人吃驚而焦急，他攀着短牆，掙扎着站了起來。

真的，他一點也沒有看錯，那裏連拴驢的樹樁也不見了（匪軍已把包圍圈內所有的樹木砍伐精光），地上掘起了一堆堆的新土。現在，這個可憐的老漢只有一個希望：就是也許有什麼好心的人替他把牲口拴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強迫自己相信這是事實。

他拖着酸疼困頓的身體，往返尋找着，他問到每一個崗哨，誰也不回他一句話。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聽到一陣牲口的淒厲的嘶喊，幾乎是在絕望地掙扎。聲音來自一堆正在旺盛地燃燒着的篝火邊，這聲音是那樣熟悉。福海像瘋狂了一樣地狂奔過去。「口令！」「站住！」「哪一個？」各處的哨兵跳過來阻住了他的去路，一個匪兵的刺刀逼近了福海的臉前。朔風捲過來，小驢的叫聲更急了。「不行！老總，讓我